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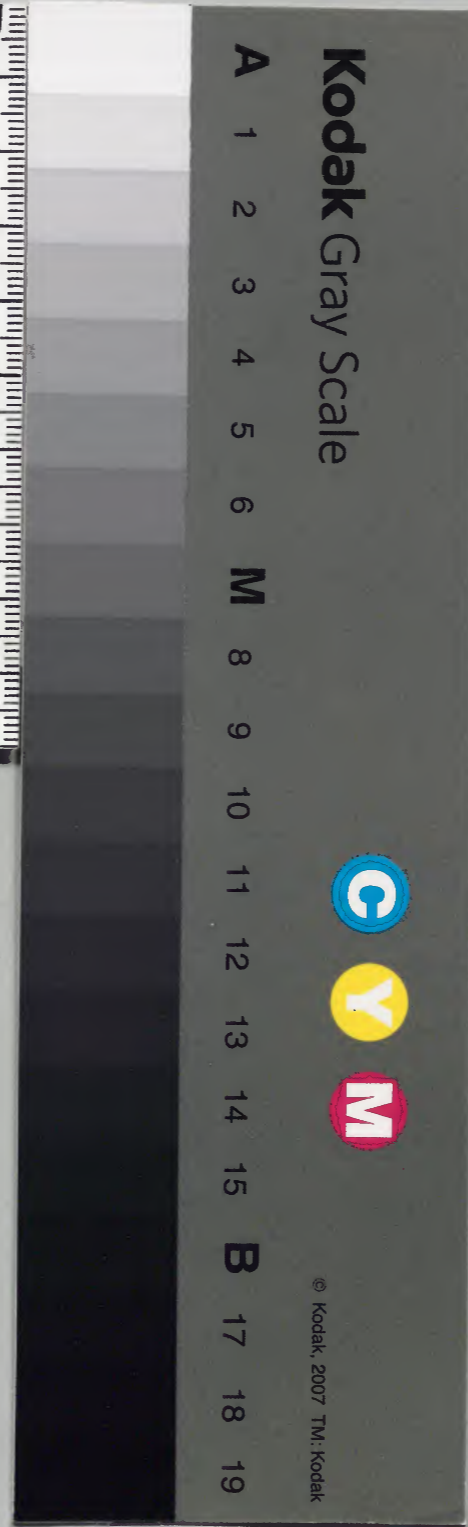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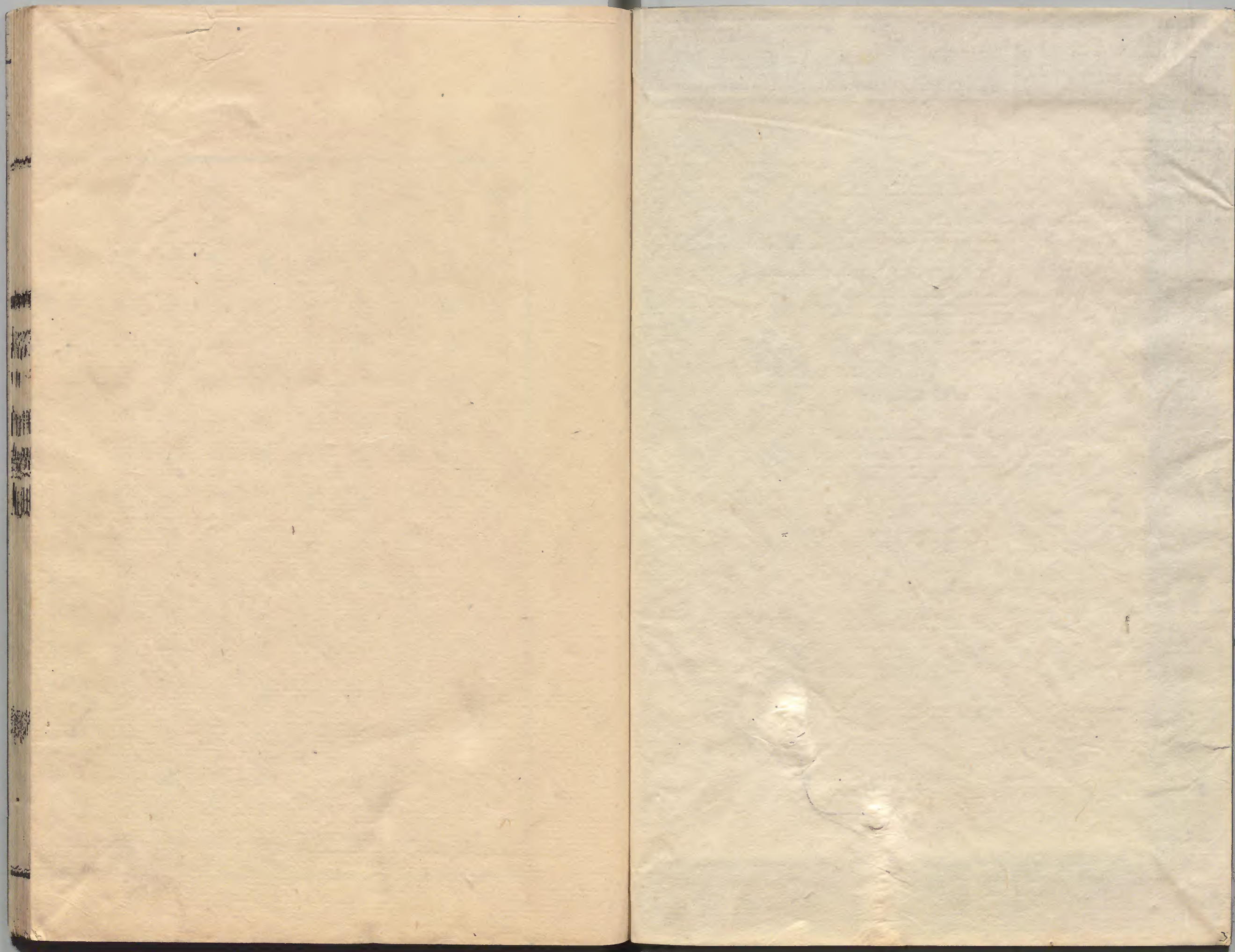
大猷大君記二
起寬永八年
止寬永十二年

		和書門類	
二	三	一	五
三	一	一	六
一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冊

庫文閣内		和書	
一	二	一	二
五	三	〇	二
〇	一	九	五
函	冊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115	
冊數		10	(7)
函號		150	41





郡代記

大猷大君記二

此承八年等奉北并弘新親王...
 松平子士信守信...
 守守...
 民...
 在...
 中...
 并...
 十...

昭代記

明治十二年獻本

大猷大君記二

寛永八年辛未正月弘前城主津輕越中守信
 枚卒子土佐守信義襲封四萬七千石岡田伊
 勢守善同管美濃治兼管山田稱美濃國奉行治
 最民稱誦之大將軍子其子左京善政俸千石
 從父學其治蹟二月大田原城主大田原備前
 守晴清卒子左兵衛政清襲封萬二千餘石三
 月以阿部正之善修地利將命關溝洫於下總
 小金野以通常陸下野陸奥之江運前大將軍

面命之令以七月卽功既而前大將軍寢病事
竟止四月定布帛丈尺尾張大納言義直獻其
臣阿部正室所造地球機大將軍召見正室褒
之賜金五月遣大納言忠長罷就國忠長大悅
時傅相鳥居士佐成次臥病忠長欲及其未死
而報馳近臣告之成次扶家人起承命流涕嗚
咽少焉曰君以是命爲慶乎老臣不幸殘喘未
絕故與有聞焉是臣之所不欲聞而君以爲喜
何哉抑君大將軍之懿親而天下之藩翰左右
咫尺一日不可以遠况前大將軍老羸日加何

故今使君就國乎臣恐君一違斯將不得復見
矣言畢伏枕終不起淺間山多產狝猴俗傳山
神愛狝殺之必祟忠長既就國發徒數萬人獵
狝獲千餘頭歸途神氣暴狂拔刀自轎中刺鼻
夫夫愕奔逸忠長怒命左右追捕殺之他日雪
後放鷹終日弗獲俄而雲起烈風裂膚忠長投
草菴燒薪使侍臣噓火薪濕不燃卽抽刀斷其
頸從是狂暴日甚手斬無辜者數十人時前大
將軍罹疾聞其狀不許來見大將軍懇請之前
大將軍出枕中密書示之乃忠長所要太公之

書也。大將軍見而垂涕，不敢復請。諸侯東觀者，既賜暇，以前大將軍不豫，請滯留，不許。令曰：宜速就封，以撫民。不多忠政。聞前大將軍疾病急，發姬路，并日兼行。至則卒。前大將軍殊悼之。使子甲斐守政朝襲封十五萬石。會津城主加藤左馬助嘉明卒，年六十九。子式部大輔明成襲封四十萬石。高遠城主保科肥後守正光卒，義子幸松丸正之襲封三萬石。飛驒饑，金森出雲守重賴請沽所賜寶器以濟飢，許之。其器名雲山肩衝，賣之獲金三千枚，以振救飢民。是歲諸國

竹無故破裂，關西大風雨。

九年壬申，大納言義直大納言賴宣聞前大將軍病篤，以前歲兼程而至。正月九日，前大將軍賜駿鷹於義直，賴宣及中納言賴房者各二，而面諭之曰：卿等勿深憂焉。吾病不甚劇，宜以此游畋郊垆。義直等不敢，後復召見而諭之。皆感泣而退。增上寺主僧傳察卒，其徒請以傳通院隨波代後。前大將軍曰：吾死則當葬于三緣山，爲之導師者，將彼優遇，非齒德兼優者不可。有了學者，吾雅識之矣。宜以代傳察了學時住總。

之清光寺。特旨徵之。以主增上寺。既而命却醫藥。大將軍憂之。使士井利勝諷諫。前大將軍曰。自去歲伏枕。累醫無效。命竭也。乃謂利勝曰。死期在近。自今以往。汝宜在將軍左右。以輔機務。利勝欬歔而退。先是利勝在四城執事。故有是命。是月加大久保加賀守忠職三萬石。賜美濃加納城并舊食五萬石。忠職忠常子。而忠隣之孫也。

史臣曰。大久保忠隣之為寬。台德大君蓋深悔之矣。故及本多正信死。使忠隣出仕。而

忠隣不肯奉命。其意以為出則暴烈。祖之過也。則雖大君不能強之也。而臨屬續之期。擢其孫而增其封邑。他日大猷大君復諸舊邑。而又加其地。可謂善繼其志矣。國家於功臣。豈非至篤厚矣哉。

廿四日。前大將軍台德大君薨。有司欲秘喪。酒井忠勝不可。其夜諸侯候大將軍起居。大將軍令執政言諸侯曰。祖宗沐櫛風雨。百戰以定天下。吾年尚少。未嘗親汗馬。卿等欲代宰天下乎。宜各歸藩以備兵。吾且進。旆以試利鈍焉。皆俯

伏無言。伊達政宗前曰：三世德澤深矣。天下孰弗沐戴之。若有異圖，政宗力能蹂躪之，不必勞大家也。令松平下總守忠明與聞大政。二月以台德大君遺命，賜大納言義直、賴宣各銀三萬枚，中納言賴房二萬枚，及賜諸侯金，有差凡五十餘萬金，其萬石以下不在此數。四月，備前國主松平宮內少輔忠雄卒，子相摸守光仲襲封。三十二萬石。十六日，大駕登日光山館於今市驛，以大將軍居喪，令井伊直孝拜闕宮。廿一日，大駕至自日光池田。長幸有疾，親戚相集，義嗣

長幸憎長子長常，親戚欲分其封之半。予次子長純，長幸弟長賴獨不之可。脇坂安經、安信者長純外戚也。是日亦來會，使長賴居他室，欲決於前議。長賴竊聞之，怒走入，拔刃擊長純。長純傷而走，乃斬安經。安信逸，事聞，賜長賴死。安信坐，恇怯奪封。是月，備中守長幸卒，賜子出雲守長常備中松山城六萬五千石，以酒井雅樂頭忠世爲西城留守。六月，肥後國主加藤忠廣有罪，國除。初，忠廣驕侈，厚斂於民，喜佞諛，疎正士。嘗謂人曰：吾欲得強力重貫鎧甲，矢石不足畏。

也。宰臣飯田覺兵衛曰：先君自賤獄首槍戰，無不克。至韓人畏怖呼夜，又將軍是非，但先君獨善戰，亦由士卒皆致身也。君能撫恤士民，士民樂死效用，猶重擐千萬甲也。退而泣曰：何不肖先君至此，欲不失國得乎？子光正亦游戲罔度，愚弄其舍人曰：我舉兵攻江戶，使汝將汝攻某門，乃披圖示之。舍人戰慄不能言，因大笑爲樂。又與磨下士井上新左衛門狎，姬作匿名書投井上氏，約時大駕在日光而起兵。井上駭告士井利勝，利勝搜捕使者，知光正所爲，併得與舍

人戲事。於是徵忠廣，其宰勸舉兵，忠廣不聽。卽日就路，至江戶南郊，命館於本門寺，以待命。使吏訊光正狀，忠廣言無異。大將軍朝諸侯，諗之曰：忠廣不能治國，光正犯上惑衆，大不敬。次子虎竹生於江戶邸，當國家大喪時，私令并其母送致其國。大坂之役，有其臣通豐臣氏，遺火藥糧餉者，而不之問。東照宮忌日游獵，歌舞豐國祠，停祭而遣使奏神樂，諸不法如此。顧者光正於法，雖不赦，實無反心。忠廣應徵速至，言子之事無私，並赦其死，奪爵遠徙。若有不當，非言之

無諱皆曰當是於是幽忠廣於莊內給萬石幽
光正於飛驒給餼廩百人口使者往本門寺傳
教忠貴聽命命侍臣取鹵簿中之槍示諸使者
曰此父清正所常把始賤岳至征韓大小百餘
戰所向無敵庚子之役復為幕府竭力以誅鎮
西之賊傳至忠廣以從役大坂而今如此無所
復川矣乃判刃於堂礎以折之及在莊內見左
右非其人賦詩以自悲有三十年如一夢醒
來莊內破簾中之句聞者怜之使稻葉正勝石
川忠總內藤政長伊丹康勝赴肥後以鎮撫其

民命黑田忠之細川忠利等十諸侯收熊本城
先是執政傳旨於伊達政宗欲時侍談論政宗
辭曰吾職在藩屏東觀之日朔望奉朝請而已
若侍談論則近習侍御之事非吾輩之職也至
是乞骸骨大將軍以為國有大喪諸侯動搖未
可測政宗受烈祖遺託以輔翊幕府不宜當今
有此請以井伊直孝為其姻戚令諭之直孝往
見政宗曰卿請老大君弗憚吾聞關原之役烈
祖約卿增封賜券請得拜觀之政宗喜乃奉券
示之曰吾固欲示於卿今幸見請拜觀之餘請

爲吾善陳說之。直孝反覆展覽，乃手裂而收。諸懷政宗，噩然變色。直孝曰：「此亡國券也。」卿意中藏之，故時有偃蹇之狀，非速亡而何？政宗乃悟，曰：「吾過矣。」卿幸誨吾，令得保身家。直孝乃令罷所請，以謝前過。時紀伊大納言賴宣好勇練兵，備繕器械，多招名士，祿之時，人疑其有異軌。政宗命大臣巨室料其養士多寡，以備變。一日詣紀伊邸，士大夫旅迎，旅送臨去，顧謂賴宣曰：「盛哉！士也。天下有變，公帥此衆以從事，則僕雖老矣，亦索敵賦以與之周旋。」因大笑而去。賴宣雖

蒙邁而能納諫，諍賞忠諤士。東觀時至，勢之松坂將航海，會颶風暴作，輔臣止行，不聽。松平忠尚前曰：「君必欲航海，先賜臣死，否則不令發船。」乃從陸。既而忠尚獨濟，迎駕於池鯉府。賴宣怪而問之，忠尚曰：「臣諫航海，皆從陸行，人必以臣爲怯。風波故獨乘漁舟先濟，從士皆嘆賞。賴宣默而無言，後潛召之，賜以佩刀，曰：『向吾不賞汝者，恐群臣倣之多徒死者也。』」一日游郊，放鷹。天寒雨雪，賴宣入道旁，僧舍避之。從士皆立庭上，衣袖皓然。輔臣白士卒凍飢，宜卜他日從之。比

還風歇雪霽從士皆歸外輔臣賴宣曰得禽鳥
 千百不若得一言也賴宣嘗嘆曰吾不幸無良
 臣儒臣那波觚曰惡是何言也今智勇不乏其
 人而為未足者猶瞽者無見也賴宣改容謝之
 福島正則之收封也賴宣囑收城使曰正則多
 士吾欲獲其良不厭多也子請介之既而得大
 崎長行村上茂清真鍋貞成一賜三士茶賴
 宣手賜長行茂清真成則使侍臣授椀二士慍
 欲去賴宣聞之曰長行福島宰輔而為鞞城手
 茂清真成隊長耳何可等一士乃服塙直之之

去加藤氏也賴宣生母正木氏捐歲俸半以餽
 直之人問故正木氏曰欲令我公有好士之名
 且以為後圖也聞者咋舌曰信乎烈祖之妾而
 南籠公之母矣是月移因幡國主松平光政於
 備前治岡山城食三十一萬五千石以光政所
 食因幡伯耆賜宮內少輔忠雄子勝五郎食三
 十二萬石勝五郎年甫三歲以其為參議輝政
 之孫而烈祖之外孫特賜之七月蒲生忠知臣
 福西吉左衛門蒲生源左衛門關十兵衛等爭
 權相訐大將軍親聽訟流吉左衛門放十兵衛

幽源左衛門于忠知封使書院番林丹波勝正
 小姓番肥田主水忠親等二十人分巡察諸州
 八月吉田城主松平主殿頭忠利卒賜子五郎
 八忠房三河刈屋城其三萬石如父時加木野
 隼人正忠清二萬石更賜三河吉田城并舊食
 四萬石八幡美濃城主遠藤但馬守慶隆卒義子
 伊勢守慶利襲封二萬七千石舊小十人隊番
 士賜餼廩白苞是月增為二百苞步士五十苞
 二人口增為七十苞五人口九月令番士衛二
 條及大坂者別賜俸如其本祿之數加酒井忠

勝二萬石并舊食十萬石龜山伊勢城主三宅越
 後守康信卒于大膳亮康盛襲封萬二千石十
 月加豐後國主細川忠利十五萬石移封肥後
 治熊本城并舊食五十四萬石初收加藤忠廣
 封廷議擬封忠利議始決而未發執政退方歸
 第而中使急召之大將軍怒見于色不言執政
 皆惶恐不知所以然久之謂曰更今自外來告
 涂人語賜肥後於忠利卿等孰洩此語卿等而
 不可俱言我孰與言我不復聽政矣土井利勝
 再拜賀曰此天下極盛之效也大將軍滋怒詰

故利勝曰。臣日走胥徒。刺問興言。臣今退朝。一人迎告。有細川氏徙封命。聞諸南郊。至家未解。朝衣中使徵臣。臣隨使出戶。一人復告。聞諸北郭。縱令臣等漏洩朝義。退未及家。安得闔都傳此事。臣惟天下以爲非細川氏。莫治肥後。唯大君亦爲非忠利。莫以鎮肥後。夫長一家者。以一家之心爲心。君一國者。以一國之心爲心。宰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爲心。今都人間朝有大議。皆曰。賜肥後於細川氏也。是大君所慮。與天下同其心。豈非極盛之效乎。臣是以賀。大將軍悟。乃

諷曰。卿等休矣。非吾不逮。慈得聞斯言。時忠利父子皆居江戶。俱登朝謝恩。初台德大君時忠興將就藩。大君謂忠興曰。吾欲增卿封。然今無國可以付卿。姑待時乎。因賜寶器。至是忠興殊感其特恩。云。分忠利舊封。加明石城主。小笠原右近大夫。忠真五萬石。賜豐前小倉城。并舊十五萬石。加龍野城主。小笠原信濃守。長次二萬石。移封中津城。并舊八萬石。封壹岐守。忠知豐後杵築城。食四萬石。加三田攝津城主。松平丹後守。重直七千石。移封龍王城。食三萬七千石。重

直小笠原秀政第三子也。而出繼松平氏。於是忠真宗族食於二豐間者共三十餘萬石。忠真以父兄死事。身又血戰蒙大創。世甚重之。有馬直純見其瘕。舉手加額曰。將家明鑑也。淺野長晟宴忠真。忠真遺佩巾。客拾之曰。予制兜鍪。未飾其裏。幸用此巾裝之。人問其戰蹟。忠真輒舉頰曰。戰其職耳。何功之有。駿河大納言忠長之移甲府也。無悔悟心。數遣使江戶。以有所請。及加藤忠廣獲罪。有訛言其臣據城不受命。忠長請躬親率軍以討之。使衆裝行。駿甲間頗騷擾。

或傳忠長與加藤氏通謀。大將軍聞之。弗懌。是月收忠長封幽之高崎。使城主安藤右京亮重長監之。初崇源大妃偏愛忠長。烈祖聞而憂之。來自駿府。見二孫。定嫡庶之分。既還府。又與書大妃以戒之。其略曰。二孫皆稍長。而小兒早慧。殊可愛。然少兒之愛過於長兒。我竊憂之。凡幼童雖慧。生而不教育。及長必傲惰放縱。將不服父母之訓。父母之訓。猶不服焉。况群下之言乎。若然則非獨不能治邦國。欲保其身。亦不可得矣。蓋人幼稚之時。其心純壹。可左可右。及其情

欲未發。夙加訓誨。則習慣如自然。而雖甚嚴格。不必困苦。不復如外人視之也。譬諸植木。培養其萌蘖。經一二年。及多生枝葉。披其驕枝。以達其直條。且扶以他木。月長歲養。必成嘉樹。若不培養。則條枝夭矯。卷曲支離。多喪其天。人亦如是。比四五歲。抑其邪心。以長其正情。輔以忠亮。端直之士。使其情欲不縱。則必成善人。不然而爲父母者。唯愛其成長。而使其情志肆焉。則淫侈放僻。將無不至。昔三郎之生也。予猶少壯。唯愛玩之。且其質疲弱也。偏喜其生長。不欲使之

爲窮苦事。專隨其意欲。及其成人。而急戒論之。扞格不勝。以自幼褻狎。不知敬親。屢呵責之。則反生怨隙。遂至失父子之親。我深懲之。嚙臍靡及矣。故他子則自幼教育之。且豫命其近習。毫有過失。不敢蔽之。直使告予。及其入見。乃熟戒之。蓋自幼知敬親。則將漸進德。凡人子當親存時。雖略敬慎。及親沒。放縱驕昏。遠正士。不用忠諫。以失國家者。往往有之。凡爲邦君者。自幼能聽納群臣言。是爲第一義。須令其左右昵近之士。恒語之以畏天孝親。惠群臣之事。則君德自

成矣。夫稱君臣常言也。從君稱之當稱爲臣。君昔童卯時安溲大藏。每言之以誨我。我至今服膺之。夫君者天也。天不可違。然從君於闇者非臣道也。良臣必誘君於善。故爲君者宜以臣爲本。凡如此者。須令幼時入乎耳。而著乎心矣。又曰。王侯唯嫡長子特貴。次子以下皆與臣同列。宜自幼使知其禮分。愛子凌嫡。大亂之階也。人子傲狠縱逸。則百事乖其志願矣。夫不畏親則親薄之。親薄之則舉宗薄之。舉宗薄之則群臣百姓舉薄之。如此則凡百志願焉得而達哉。故

訓幼子使知事不得隨意爲最要。凡幼子或有不如其意。則往往拋毀器物。以逞其忿懣。而父母謂之疇虫所爲。而不之問。悖戾隨年長。或將至手刃人。以爲快。凡人心有明鏡。以照物。知其妍媸。然心鏡之明。有時乎塵污之。不可不加磨礪。琢礱之功也。若有喜譽已者之心。則僉于諛佞。阿順逢迎者。將日進。是又使心鏡闇也。凡守身之道。忍爲最要。正賞罰。謹予奪。有功者雖疎必賞。有非者雖親必罰。是仁之忍也。事君致命行必忠。言必信。是義之忍也。恭敬遜順。先大後

已不愆儀不踰度是禮之忍也事雖細必察焉
人雖愚必稽焉是智之忍也推是而耳目鼻口
百體百務皆靡不由忍以成德能忍者大則保
國小則保身蓋終始能忍而完臣節者唯楠正
成終始無所忍而亡國家者武田勝賴也織田
信長智勇兼長而善器使人然能忍八九而不
能忍一二卒有光秀之難豐臣太閤百事能忍
故起乎側微而有天下然其失在不能忍乎誇
大所以二世而絕世故欲保國全身者唯忍爲
最要矣如是者十餘條終云此書直俟阿國長

付之令常佩服之忠長不能遵訓卒及於難於
是使永井信濃守尙政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
赴駿府傳命秋田河內守俊季新莊越前守直
好成駿府城青山大藏少輔幸成赴甲府傳命
水野監物忠善大久保玄蕃頭忠成成甲府城
本多下總守俊次丹羽式部少輔氏信成懸川
城北條出羽守氏重成甲中城幽忠長傳相朝
倉筑後守宣正於郡山鳥居淡路守忠房於山
形興津河內守直正以下傳相被幽者六人忠
長之始獲罪也朝倉宣正見安藤直次直次不

交一語宣止恨之曰子忘舊交見吾窘急乃絕
 之乎直次作色曰子受付託輔導公子而無狀
 至此如何與子共語安藝國主淺野但馬守長
 晟卒子安藝守光晟襲封四十二萬六千餘石
 笠間城主淺野采女正長重卒子內匠頭長直
 襲封五萬三千餘石十一月大垣城主岡部內
 膳正長盛卒子美濃守宣勝襲封五萬石令松
 平伊豆守信綱與聞大政世稱宿老並使使番城織
 部佑信茂巡視鎮西書院番松田善右衛門勝
 政巡視陸奥加稻葉丹後守正勝四萬五千石

賜相摸小田原城并舊食八萬五千石以箱根
 關為東道要隘命正勝置戍長谷川式部少輔
 守知卒舊萬餘石分賜其七千石於長子縫殿
 助正尙三千餘石於次子兵助守勝十二月始
 置大監察以水野河內守守信柳生但馬守宗
 矩秋山修理亮正重井上筑後守政重為之是
 歲學士林信勝建孔子廟於忍岡尾張大納言
 義直捐財佐費用為置孔子及顏曾思孟像親
 自書先聖殿以扁之并寄祭器以備釋奠用義
 直崇敬信勝信勝嘗訪義直義直時方在均寢

謁者白寡君今適食請少間矣焉信勝曰然則復來乃還義直讓謁者曰汝何使吾失禮於長者初烈祖之定式目也會宗族大臣詢其可否衆莫敢言義直時年十六曰小子聊有所思許乘輿章曰儒醫兩道此言小子以爲不妥蓋儒者有德者之稱也今如林信勝剃髮僧服是陰陽者流之類難以稱儒改稱醫陰兩道何如從之嘗觀於足利學觀十哲像至于路曰據延喜式是必閔子騫問諸學校司司答曰昔年醫舍火亡典規爾來蓋誤之也初青山忠俊忤旨幽

於總之網戶後復收二萬石幽于遠江小林子宗俊從之白屋藍縷自居如七窮民久之大將軍悔悟使使者召之忠俊曰臣出則著君之過也君能悛過臣雖無出可也自是不出戶曰罪人不應見日至是命忠俊移居其弟事成今泉邑召宗俊還江戸幸成見宗俊布短衣使易新衣宗俊曰某見救出今泉大人命母換此服不忍改之既登朝大將軍見之蹙然改容既退與舊識相見堀田正盛問人曰爲誰曰青山因幡正盛曰伯耆之子乎宗俊揖曰爲誰旁人曰堀

田加州君宗俊應聲曰。勘左之子乎。時正盛寵幸。而宗俊抗直不屈。聞者謂真忠俊子也。松本城主松平丹波守康長卒。子佐渡守康直襲封七萬石。

十年癸酉正月發巡使諸州溝口伊豆守善勝使番川勝丹波守廣綱書院番牧野織部成常於五畿南海道。小出大隅守三尹使番永井監物白元書院番桑山内匠貞利於關東。小出對馬守吉親使番城織部佑信。故書院番能勢小十郎賴隆於西海道。市橋伊豆守長政使番柘

植三四郎正時。小姓番村越七郎左衛門正重。於山陽山陰分部左京亮光信使番大河内平十郎正勝書院番松田善右衛門勝政。於陸奥出羽及蝦夷桑山左衛門佐一直使番德山五兵衛直政書院番林丹波勝正。於北陸道金地院主僧崇傳卒。崇傳一色紀伊守秀勝子也。少出家學成爲南禪寺長老。台德大君時。奏賜號圓照本光大師。關東地大震。箱根山崩。小田原尤甚。廬舍多倒。泥濘湧出。久保田城主佐竹左京大夫義宣卒。修理大夫義隆襲封二十五萬

石二月加青山大藏少輔幸成萬石守懸川城
加秋元但馬守泰朝三千石守駿府城加伊丹
播磨守康勝三千石封島二千石管甲斐治毛
利攝津守高成卒子市三郎高直襲封二萬石
大將軍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之士面命加賜
本祿千石以下者各二百石其賜餼廩者代以
采地亦如之是月霖雨大將軍想百官岑寂開
宴於黒木書院以燕執政以下定軍賦制千石
廿三人槍一根弓一把銃一門差而上之萬石
騎士十名銃二十門弓十把槍三十根鳥羽城

主九鬼長門守守隆卒孫長作久隆襲封三萬
六千石先是黒田忠之宰栗山大膳告忠之謀
叛證諸犯大典事忠之避賜第入僧院以俟命
大將軍親召忠之問狀而使執政訊鞫大膳并
伊直孝曰大膳所證有犯大禁造巨艦事然自
其父時創造忠之繼而成之失在乎不請官券
此小過也至於圖反臣決知其必無矣據所證
大膳察忠之有反心數諫之忠之害之謀宴飲
以醜殺焉夫君人者不能箝制其臣圖毒殺之
屏懦如此焉能舉大事臣觀忠之爲人不知是

之癡也。卽此一事，足以知大膳之誣妄矣。大將軍曰：直孝無乃黨忠之乎？直孝曰：臣素與忠之有隙，不相來往，奈之何？黨之，臣一意爲社稷謀，靡有絲毫私意也。酒井忠勝曰：毋論乎事實與否，臣而訟君爲罪，旣大矣，宜處大膳死，直孝曰：大膳雖姦，而非行大逆，宥死一等而可。三月，大將軍朝諸侯，面告之曰：栗山大膳證其主之反，忠之退而俟罪，審訊之事，皆屬矯誣，忠之無罪宥之，乃幽大膳于南部氏。初，忠之東行過駿河，大納言忠長邀入城，厚饗之。忠長謂忠之曰：吾

欲與卿有所圖，他日吾舉事，則卿能戮力乎？否。忠之曰：敢不唯命之從。忠長悅，重加贈賄。旣而東觀，忠之見酒井忠勝，備告之。且曰：大納言命僕如此，僕以身許之矣。卿請記之。忠勝曰：諾。乃密啓諸大將軍。大將軍素知忠之無他志，故得無事。加內藤伊賀守忠重萬五千石，賜志摩鳥羽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移大垣城主岡部美濃守宣勝於播磨龍野城，其□萬石如故。加井伊直孝武藏上野地五萬石，并舊食三十萬石。加沅城主松平越中守定綱二萬五千石，移封

美濃大垣城并舊食六萬石命阿部豐後守忠
秋堀田加賀守正盛三浦志摩守正次太田備
中守資宗阿部對馬守重次參與大政并向所
命松平信綱謂之六人衆加古河城主永井信
濃守尚政萬石移封山城淀城并舊食十萬石
封永井日向守直清於山城勝龍寺城萬二千
石舊書院番四月迅雷風雨加土井利勝二萬
石自佐倉移封下總古河城并舊食十六萬石
移松本城主松平佐渡守康直封于播磨明石
城萬石如故唐津城主寺澤志摩守廣高卒

年七十一子兵庫頭堅高襲封十二萬石大將
軍涖西城留守酒井忠世襲之并伊直孝爲伴
賜忠世章服二十襲臨苑池之亭召見忠世子
忠行加賜蔭資萬石并舊三萬石是月加板倉周防
守重宗萬二千石并舊食五萬石加大野城主
松平出羽守直政二萬石并舊食七萬石五月
加松平信綱萬五千石賜武藏忍城并舊食三
萬石以信綱及阿部忠秋堀田正盛爲執政令
與土井利勝酒井忠勝連署信綱機智捷給稱
爲智囊嘗歲除驟雪有司白明且朝會自鐵門

至聽事前例當掃雪而大雪如是掃除不及將如何信綱曰宜布草筵于涂俟雪積撤之外旋積旋撤則勞省而人休大將軍狩于郊扈從士四散驅獸大將軍謂信綱宜令監察及巡使在左右信綱曰有令則立辨矣不必置側大將軍曰事與堂陞之上異不若在側之便信綱答之如初大將軍弗悅既而有赤白二旆離立于前頭百餘步外而隊伍頗擾大將軍令交互其旆於左右而鎮定其衆信綱拂麾一揮則旆交而衆定大將軍顧井伊直孝曰汝見信綱舉動乎

直孝曰明主使能能臣執事可謂雙美矣信綱嘗謂阿部忠秋曰吾爲有司所欺頗有慙恚色忠秋曰士大夫豈有欺人者哉且所言有理受欺可也若以人欺已爲憂必有逆詐之心則其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大將軍嘗鷹臨濠令從者投石礮驚鳧鳴待起放鷹而塗乏石礮信綱走人魚市取蛤投之多獲信綱欲不與價曰獻蛤獲鴨小民之榮也忠秋曰商賈衣食於販奈之何不償因賜銀性強記大將軍嘗問三河將士旗幟章者老不能對忠秋具說其制作色

樣大將軍令近臣二人受而記之。後得秘府書閱之，莫違錯者。忠秋與信綱皆自幼奉事東宮，二人識趣不同，而皆忠諫敬慎，不欺暗室。信綱嘗早朝，適大將軍將出，中門未關，尚冥。信綱俯伏跪拜，惟謹。忠秋居家如居官，朝退尚著袴端坐，聞百僚悉退，城門既閉，始更便服云。大將軍召大番頭書院番頭面諭之曰：向令稽察所部士旌別其臧否淑慝，至今未有舉一人者，宜詮選以聞。大將軍尤留心人才，待臣嘗揚摧人物，或言某良士，衆舉稱舉之。大將軍曰：衆人譽之，

必非良士。蓋其人非柔懦必爲容悅者也。人或譽或毀者，必有良材，譬如聽訟，主司必判曲直，而勝者譽之，不勝者乃毀之。故雖決訟公平，不能使無毀譽矣。况於論才乎？平居待人，仁恕左右，有過未嘗譴責，但有言涉詐妄者，必呵讓之，或繼以法。六月，加日田後豐城主石川主殿頭忠總萬石，移甘下總佐倉城，并舊食七萬石，加高崎城主安藤右京進重長萬石，并舊食六萬六千餘石。七月，大將軍臨林信勝，忍岡學舍拜孔子像，使信勝進講堯典，賜信勝信澄白金章服。

信澄亦學於藤原肅博綜經典網羅百氏名與
 信勝等肅嘗曰兄弟聯美可謂近時盛事矣八
 月加佐貫上城主松平大膳亮忠重萬石移封
 駿河田中城并舊食二萬五千石大將軍優待
 者老屢召見中山照守勘解由大久保忠教左
衛門職山田重利十大夫大田吉政善大夫等
同上鐵炮頭詢武事或問三河時事忠教豪放不羈台德大
 君時執政請加忠教祿大君曰孤與三千石以
 使放言足矣嘗與久世廣宣坂部廣勝從在京
 帥一日廣宣廣勝益祿忠教聞之不悅欲辱之

邀歸路望見呼曰今日召卿等何命廣宣見其
 色與廣勝自指其耳曰我曹無功不圖今日加
 俸豈非以耳朶之故耶忠教曰無功加秩是腐
 祿耳腐祿奚為忠教睥睨權貴足未嘗踵執政
 之門松平信綱使監察秋山正重風之曰翁之
 蒙優過天下所知誰責其禮法雖然執政者代
 上而行令者也敬執政即所以敬上也翁雖老
 而列在朝何不時候執政之門亦奉上之道也
 忠教曰諾某亦念之然我往彼來禮之常我往
 亦勞彼也且今媚權門者爭以珍奇為獻吾貧

不能得貨故不敢然子幸見誨謹奉教忠教謂此必信綱使之於是苞蔓菁數十根一奴貧而從之先踵信綱門呼曰大久保彦左爲諂諛來家貧無以致奇珍不腆圃菜敢進左右以苞苴實諸階泥土狼藉謁者大駭以爲狂人不敢通之忠教曰權門勢家珍異日臻寒士野菜何足進公等不通亦宜也請持去徐自收之而去他執政皆如之最後詣正重曰前日幸受教故今悉候諸公之門敢致不腆之賂然諸公不受請致諸厨下乃置而去後執政會公堂談及此事

皆大笑九月龜山波丹城主松平右近將監成重卒子主稅之助忠昭襲封二萬二千餘石出雲國主堀尾山城守忠晴卒無嗣收封廿四萬石大將軍以忠晴臨終請收封特憐之賜其遺臣今年稅租大將軍使阿部對馬守重次如高崎傳密旨於安藤重長欲使前大納言忠長自裁重長請得手教重次曰言出於大君之口入乎重次之耳子請勿疑焉重長曰僕非疑於卿駿河亞相者台德大君之子而大將軍之弟懿親尊寵有一而無二雖有戾安敢比他罪隸願得

手致而後圖之。重次還報，乃賜手書。十一月，重
長發工徒圍忠長宮，以竹柵。忠長臨階問徒長
曰：何爲徒長？曰：臣等何知間者？大吏來自江戶，
蓋有教而然。日晡，忠長命侍女溫酒，又命一女
肴，候左右無人，乃自刃而死。先是大購書籍，建
文庫於紅葉山，以貯之。至是始置管庫書者四
人，謂之書物奉行。

十一年甲戌正月，小田原城主稻葉丹後守正
勝卒。子鶴千代正則襲封八萬五千石。二月，府
內領主竹中采女正重義有罪，賜死，收封二萬

石。初，重義爲長崎奉行，有鉅商號平野屋者，重
義聞其妾絕麗，欲以爲己妾。商辭，重義使人言
曰：不能予我，則請令得時侍酒。商不得已，應命
約曰：宴訖則賜歸。重義留之，數日不遣。婦人逃
歸，商畏罪，奔堺浦。重義乃繫商兄獄。於是族人
相謀，縛婦人，致諸重義。重義因赦兄。商遂來江
戶，告重義貪賄酒酒色及他不法事。檢之，商言
有驗，故蒙刑。三月三日，攝津領主九鬼志摩守良
隆卒。四月，狩于板橋，還浴。主者謬沃熱湯，爛足。
大將軍怒，召阿部忠秋誅主者。忠秋奉命而退。

頃之俟大將軍怒霽啓曰前者命臣責主浴者臣疎謬失聽敢請大將軍悟乃得減死論五月澤海後越領主溝口伊豆守善勝卒分其封賜伯金十郎政勝萬石仲權佐助勝三千石叔九十郎安勝千石明石城主松平丹波守康直卒無子賜從子孫四郎光重遺封七萬石六月本莊城主六鄉兵庫頭政乘卒子長五郎政勝襲封二萬石廿日大駕發江戶諸侯伯及麾下扈從者三十萬七千餘人駕至大磯箱根行館火工匠長木原木工允義久作稅舍二晝夜而成賜

黃金章服以褒其速成駕至尾張有流言大納言謀襲駕大將軍急召權中納言賴房謀之賴房時率步騎萬餘爲後隊乃與從者數人潛馳間道如名護屋搜索知其無他反命從入城伴食而去時人云令弟覘兄大將軍有深意矣初烈祖遺命曰阿鶴重器猶佩刀近身寶之以備萬一之用若挺脫則恐爲所傷是以大將軍最親近之阿鶴賴房之小字也時酒井忠勝在牙營出雲守忠朝帥父兵屯清州諸侯營其四旁忠朝聞有流言下令鎮靜士卒莫離伍者諸侯

令人視酒井氏營則蕭寂少頃忠勝使謂忠朝曰訛言也勿動動則諸侯皆擾聞者稱曰可謂有此父有此子哉七月十一日入二條城十七日天皇將拜大將軍大政大臣固辭不拜其翌朝覲獻白金千枚綿千把上皇白金五百枚綿五百把太皇太后白金二百枚綿五百把其嬪御以下餽遺有差明日使使贈遺親王公卿白金章服廿一日饗親王及公卿百官於二條城張樂諸侯伯陪宴廿三日賜京中民三萬五千戶白金十二萬枚大將軍御譙樓觀之是行也

有盜五人手銃潛匿百人隊長渡邊圖書助宗綱獲諸美濃山中是月加封日根野織部正吉明萬石移封豐後府內并舊食二萬石美作國主森美作守忠政卒于京師伯大膳亮重政仲虎松丸叔忠廣皆先卒故使其外孫內記長繼襲封十八萬六千餘石閏七月加川越城主酒井讚岐守忠勝萬三千石移封若狹小瀨城并舊食十二萬三千餘石移佐倉城主石川主殿頭忠總於近江膳所城其七萬石如故加膳所城主菅沼織部正定芳萬石移丹波龜山城并

舊食四萬餘石移龜山波丹城主松平主稅助忠昭於豐後龜山城其二萬二千石如故賜若狹國主京極若狹守忠高出雲隱岐治松江城食二十六萬四千餘石馬津家久率琉球佐鋪王子見大將軍於二條城廿五日大將軍移駕淀城乘船於淀河八日大坂城廿六日除大坂地租奈良堺亦如之廿八日大駕再入二條城八月朔入觀賜暇廿日大駕至自京師沿涂東道諸侯五萬石以下皆加封以其供億多費也加地岡崎城主本多伊勢守忠利吉田城主水野隼

人正忠清濱松城主高力攝津守忠房田中城主松平大膳亮忠重皆五千石懸川城主青山大藏少輔幸成七千石賜駿府市民穀五千斛江戸銀十二萬枚其住都二十年者別賜白金三枚過世年者五枚居郭者二枚於是京師江戸大坂堺浦等市人皆歡躍抃舞京師人誓夜臥不脚於東大坂父老相謀鑄大鐘建舍於高麗橋側懸之報時而江戸之民以時絃歌歡宴名爲黃金祝云天駕歸自京師也抵濱松使酒井忠勝就新封忠勝入小濱城巡視士大夫宅

有屋舍鉅麗廳壁川貼金紙者問前封何人所
 宅曰宰臣多賀某忠勝顰頰曰鄙夫未罹刑為
 幸耳又見頽壞大甚者而問之曰某忠勝曰某
 為都郎留守吾亦知其面以為士乃人禽耳聞
 者慄然小濱有三官道曰熊川道曰敦賀道曰
 丹後道並命植松以完要塞且便行旅小濱少
 槻樹命勿剪之且種芽以蕃育之他年京極忠
 高使者至自松江見忠勝曰舊觀頓改如入別
 境忠勝問何以言之曰荅松表行境有深邃之
 趣臣等舊居此圖弗及此實所深耻九月十六

日大駕登日光山拜闕宮賜今市市人金廿日
 至自日光先是番士戍駿城者聞江戸番士皆
 增俸且錫金恨遠戍三年不霽恩請代部良喻
 以犯上而沮之野間金左衛門宗親部小次
 郎吉次小田切喜兵衛須直乃止其餘本多新
 七郎直久等四十二人皆蒙譴沒籍加宗親吉
 次須直各三百石并賜金磐城平城主內藤左
 馬助政長卒子帶刀忠興襲封七萬石以前所
 賜忠興二萬石賜季子兵部政晴十一月因幡
 渡邊數馬殺河合又五郎於伊賀上野城之下

以報父仇。初數馬父曰：勒負。與又五郎同仕。備前國主池田忠雄。又五郎殺勒負。亡來江戶。投朝士荒井四郎。請借室自盡。時天野十郎左衛門池田勘兵衛近藤騰之助會。四郎家飲酒。皆任俠少年。四郎謂又五郎曰：近日天下無快事。此足以少吐氣。子須自愛。吾儕保無他。乃移書以招友。應者六十九人。忠雄聞之怒。乃囚又五郎母。使使四郎。請又五郎。四郎不與焉。忠雄益怒。欲殺其母。四郎乃遣勘兵衛說忠雄曰：又五郎知罪矣。請與其母換焉。忠雄乃使與送其母。

四郎奪其母而不與。又五郎忠雄大怒。乃與仙臺阿波數侯謀。上書請得四郎等四人甘心焉。四郎亦聚黨自備。至朝士六百餘人。居亡幾。忠雄病卒。子光仲嗣封忠雄。臨終遺命必斬又五郎。以祭吾墓。雖由此喪國。不顧也。既而有命。幽四郎等四人。而錮又五郎。又五郎匿于參河海濱。數馬時年十六。辭仕以報讎。光仲謂數馬曰：又五郎慄悍多黨。恐不易敵也。誰居戮力者。對曰：欲適郡山。借力姉夫荒木村光。乃許去。村光稱又右衛門。舊伊賀荒木村農夫。生而勇趨。驅

幹魁梧力兼十夫學劍於柳生宗矩游四方角
技無有能抗者郡山城主本多政朝聘之故仕
於郡山及數馬往請村光奮曰子之讎乃吾之
讐請與共焉乞收政朝政朝義而允之賜金不
受賜佩刀乃受託拏其師頒器財於弟子弟子
北藤喜兵衛山根武兵衛請而從焉又五郎有
伯父曰櫻井甚右衛門其弟曰甚佐亦仕郡山
及聞又五郎事皆致仕以去將相拉以如鎮西
時四郎等既蒙赦復黨又五郎令劍客星合段
兵衛勘兵衛他力士十人護送及從隸數十名

以肥後球麻僻遠囑城主相良氏以舍又五郎
相良氏許諾發人爲導涂由間道數馬諜而得
之蹤及伊賀日既晡矣數馬謂吾仇聞於天下
夜襲非武且恐遁逸不若白日相面而鬪翌日
天明要諸上野城之下村光先斫櫻井數馬與
又五郎合刃星合等左右夾湊以擊數馬喜兵
武兵捍禦奮鬪村光虬髯虎視舞長刀縱橫豨
突所當應聲而斃敵射之不中再抽矢卽身首
既判矣喜兵殪四人武兵殪七人與數馬從隸
皆死而數馬輸贏未決村光所擊殺十有七人

最後提刃立乎數馬側。數馬蒙三創，全身朱殷。微却而倒，又五郎投槍而進，數馬跳絕其左臂。遂獲首，街近上野城。城主藤堂高次使公族玄蕃率兵數百人，周衛塗巷，觀者如堵。既勝，玄蕃進問故村光爲說，願未辭氣安徐，不異平日。明日高次召見數馬及村光，寵獎備至。先是光仲自備前移封，因幡高次馳价告之，光仲使步騎數隊迎之，詣伏水。高次亦發士卒護送，二士光仲褒賞數馬及村光，皆祿三千石，構宅郭內，深湟高垣以居之。世謂之伊賀復讎。長沼信濃城主

佐久間大膳亮勝之卒，長子勝年先父死，故賜太子藏人勝友萬三千石，孫源六郎勝盛五千石。沼田野上城主真田河內守信吉卒，熊之助信利襲封三萬石，大將軍之任京師也。江戸西城火，火發庖厨，殿屋盡燼，留守酒井忠世退入寬永寺以俟罪。大將軍聞之，弗憚曰：「火災之起，非必留守者之罪也。忠世以勳舊元老，畏譴退避，失守官之義，且非武也。」十二月，大納言義直與大納言賴宣、中納言賴房朝因并伊直孝請宥忠世。直孝入啓，出曰：「三公所以請者，爲忠世與。」

將以爲大君與義直曰此言出於卿意乎抑大君之旨乎以卿意則失敬於我三人也若以大君之旨則是大君無惠也忠世之罪不足深咎而數月未宥無乃失於嚴乎直孝謂賴宣賴房曰二公亦如尾公之意乎賴宣賴房未言義直曰卿第宜啓義直言如是矣大將軍見義直等曰三卿被請以故特有之乃召見忠世然解其留守任令總轄府金後直孝見尾張相語之曰吾嘗馳騁於千軍萬馬之間未曾心動聞者膽墜於尾公矣

十二年乙亥二月伊達政宗饗大將軍於西城毛利秀元丹羽長重立花宗茂等爲伴令舞童爲新樣舞政宗及土井利勝等皆華飾游戲大罄歡樂獨酒井忠勝以王管是日事盛服侍大將軍側是時貴游子弟裝扮佩金銀裝刀以舞名謂上樣舞由是諸侯爭獻舞伎遂盛行於世忠勝亦嘗一獻之其後承間言其非大將軍納用舞伎遂止忠勝好讀書每夕使儒士侍講限以乙夜雖公事鞅掌未嘗廢懈每語人曰坐而知數萬里之外數千載之上何樂加焉噓長崎

吏買清船所齎來書建文庫收藏殆數千萬卷
前奏者津田正秀卒正秀歷仕織田豐臣二氏
後仕于我食四千石嘗製諸州地圖獻之大坂
之役參預軍謀大將軍將封侯無幾烈祖薨剃
髮號興菴宅于京師大將軍每入覲屢召見厚
蒙寵眷至是年九十一而終加高槻城主松平
紀伊守家信二萬石更賜下總佐倉城并舊食
四萬石加□□領土堀山加賀守正盛二萬石
并舊食三萬五千石正盛勸左衛門正利子也
其母爲春日局女少美儀容性聰敏而恪勤大

將軍深加眷注每出游射獵無不扈從大將軍
以世平人忸豢養時武朝士強夕正盛嘗與阿
部忠秋阿部重次從獵大將軍急策馬馳還從
者莫及獨正盛與忠秋重次步從不敢後及東
門正盛先入告復出迎三人皆蒙賞賚而褒正
盛最厚正盛起身近侍封侯一日見土井利勝
曰正盛辱國之厚恩得多養家衆欲置監司以
稽察之不知何等人物可以爲之利勝曰譬如
盛饌有人私告曰某膾爲蒼蠅所汚則令人意
思惡夫黜汚之微不害口腹雖無告之可監司

專務苛察不識大體錄人細過訐人陰私是告
蠅污者也如是者勿任焉姦慝之在國譬如毒
之在食中豈可不急告之哉夫監司之任在知
人之正邪而判之辨事之大小而裁之宜川端
亮公明知大體者焉三月宗義成臣柳川調興
前豐有罪幽諸津輕氏初贈朝鮮國書書日本國
源某元和中年三僧崇傳艸國書式依舊調興議
曰往年國書不曰日本國王朝鮮疑以為天下
未歸統一請宜曰日本國王不然鮮使必不受
焉廷議不從調興私與以酊菴僧玄方謀改書

式書日本國王以授使者後義成知之與調興
論爭至是大將軍親聽之調興坐私更改國書
獲罪幽玄方於南部氏四月丹南河領主高木
主水正正成卒子善次郎正弘襲封萬石四月
朝德王李□使□□來聘大將軍聞鮮人有
善戲馬技者觀諸和田倉門外五月紀伊傳相
安藤帶刀直次卒年八十二時大將軍不豫執
政俟其少間白之大將軍怒曰直次國之元老
何不即啓之因使酒井忠勝傳旨直次于直治
謝之直次輔翊大納言賴宣忠侃公直甚有裨

補賴宣嘗得千里鏡日與近臣登樓玩之直次
曰屬者多置耳目官臣以爲不可况以此器伺
察隱微必有獲戾者乃中柱碎之賴宣改容謝
之大納言義直一日過紀邸賴宣方梳髮不卽
出見義直待久謂直次曰非有事而來久濶故
便道過訪耳今見卿審主人無恙我且歸直次
強留之入責曰公何出見之遲也方今尊屬獨
有尾公而待之甚慢至今徒歸無禮甚至親之
道何在賴宣泫然泣下趣結髮出見既而問梳
髮者曰直次責我我至流涕汝見之乎曰然尾

公固宜致敬然直次之言太甚公至淚下不亦
宜乎賴宣曰我恐汝誤以爲然故問爾微直次
安得聞斯言東照宮使直次傳我真罔極之恩
吾適憶之是以泣耳直次姪重長爲高崎城主
直次一日遇諸朝謂曰吾退朝過子子爲設食
重長大喜治具甚盛情意歡洽及辭去遺其佩
刀重長使人追致之直次在輿別出其副以示
之曰佩刀不可須更離身我何遺之其人歸告
重長重長流涕曰叔父其將歸老乎遺刀蓋所
以留別也直次果致仕初烈祖欲予賴宣駿河

百萬石未果而薨。所生正木氏心甚憾之。每以爲言。直次曰。使我公食百萬石。太過。賴宣聞之。云。直次語簡而盡矣。後屢遭猜疑。不能自安。人服直次遠慮。飛驒守直治襲父封。爲紀傳相。如父時。直治忠正有父風。稱爲賢相。是月。以酒井雅樂頭忠世再爲西城留守。先是造巨艦於相摸三浦。長三十丈。樓櫓三重。設艦二百。用篙夫四百丁。名曰安宅船。六月。運致品海。大將軍觀之。池田光政立花宗茂等三十餘侯從之。大將軍從土井利勝酒井忠勝等乘船。諸侯在岸上。

池田光政緋袍紅旭扇以立。大將軍望見。知其爲光政。令舸迎之。大將軍謂光政。戎裝何意。光政曰。大君觀軍艦。臣等在陸警不虞。是藩屏之職也。大將軍曰。袍甚美。請予于我。因賜杯。光政起舞。旣而徵諸侯在岸頭者。皆賜宴。大將軍先歸。令諸侯尋詣朝。時諸侯騶從散在各所。光政揚紅旭扇揮之。從者皆集。光政謂諸侯曰。公等騶從未集。請歸路過吾邸。相率與俱朝。於是群侯過光政龍口邸。光政預命設膳。是日所過六十餘侯。皆醉飽而去。加河部豐後守忠秋

萬石移封下野壬生城并前食二萬五千石重
修慶長法令十□條大將軍御前殿面諭侯伯
曰慶長所令既歷年所今改訂增損以示之法
當徵盟誓以卿等歷事三朝恭慎匪懈故今不
令呈盟初大將軍聞磨下士窮約多假貸命執
政賑之曰依其俸秩而裕給之執政檢察各人
祿食高下百石者假百金千石者千金作點名
簿以備覽大將軍曰是依其祿廩之等第耳吾
意則不然人豐約有差緣由非一宜訪問事狀
依其所貸之多寡而給之執政乃稽查各人負

貸之數復點簿以進大將軍曰如是而足乎執
政曰負債悉償人皆充足矣大將軍曰向所云
裕給者非謂充其負貸之數也謂假貸既償復
有餘裕足以支數年也執政愧謝堀田正盛侍
側稱贊其鴻惠大將軍厲聲曰恤窮救苦人君
之恆事何美之有汝少年何其多言也七月貸
磨下士幣凡五十萬八千七百餘金八月大將
軍召細川六丸行冠禮賜偏諱各曰光尚時光
尚父忠利祖父忠興皆在江戶登朝謝恩大將
軍謂忠興曰卿家奉事三朝世篤忠貞予甚嘉

焉因賜忠興忠利各寶刀一口加桑名城主松
平隱岐守定行四萬石移封伊豫松山城并舊
食十五萬石加定行兼美作守定房二萬三千
石封伊豫今治城并舊食三萬石加大垣城主
松平越中守定綱五萬石移封伊勢桑名城并
舊食十一萬石加尼崎城主戸田左門氏鐵五
萬石移封美濃大垣城并舊食十萬石加懸川
城主青山大藏少輔幸成萬七千石移封攝津
尼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八月封松平土佐守直
良三萬五千石松平大和守直基萬五千石皆

於越前直良直基皆伊豫守忠昌之弟也加田
中城主松平大膳大夫忠重萬石移封遠江掛
川城并舊食四萬石加山川城主水野監物忠
善萬石移封駿河田中城并舊食四萬五千石
封太田備中守□□下野山川城萬五千餘石
加鹿沼城主阿部對馬守重次萬石并舊食五
萬八千石十月罷松平伊豆守信綱阿部豐後
守忠秋堀田加賀守正盛小姓番頭令與上井
大炊掣利勝酒井讚岐守忠勝俱連署行事以
土井遠江守利隆酒井備後守忠朝爲小姓番

頭兼參政謂之若年寄若年寄之號利隆利勝之子忠朝
 忠勝之子也十一月初置寺社奉行以安藤右
 京進重長松平出雲守勝隆堀市正利重為之
 使執政輪月掌事謂之月番相馬城主相馬長
 門守義胤卒年八十八子大膳亮利隆襲封六
 萬石初置國郡奉行以總統官邑民政以小出
 大隅守三尹市橋下總守長政為奉行三河以
 西長政掌之三河以東三尹掌之後長政卒子伊勢守吉親嗣三尹卒更命片桐石見守貞昌十二月牛久陸領圭山口修理亮重政卒年七十一子但馬守弘隆襲封萬

石賜土并利勝收就封古河利勝輔政久封屢
 移未掌就藩一日侍間大將軍問曰聞卿買桃
 子數十斛有諸曰有曰何為曰古河乏山林苦
 於採薪而野荒地曠臣令兒童拾桃核亦課民
 種之十年之後薪給而兼花實之美然臣未之
 見大將軍曰卿等有土不能一至其地可乎問
 者無事宜一往撫其民執政徙封一得就藩自
 利勝始利勝如古河見虜舍富麗曰烈祖之訓
 有之民不可急亦不可緩此地豈過緩乎何慮
 舍之盛人情緩則怠怠則貧貧且侈至于流離

而後在於是大治。囹圄造水，獄木馬諸拷掠具。國中不寒而慄，然竟朽壞不用云。島田彈正少弼利正爲江戶市尹二十餘年，精強吏職，善治訟。人稱爲智囊。執政嘗患米價翔貴，與有司議之。利正曰：執政買米儲畜，安得不騰貴？執政問誰爲之。利正曰：卽酒井讚州。忠勝曰：吾未嘗爲之。卽召其宰問之。宰曰：無之。利正作色曰：某月某日買穀某所，非儲畜而何？其他何可枚舉。利正年老頭禿，請剃髮號幽也。居職如故。

